

Занимательные беседы о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 культуре

走进 白桦林

——俄语语言与文化面面观

刘光准 黄苏华 著

植物、动物、
色彩 篇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走进白桦林

俄语语言与文化面面观 (植物、动物、色彩篇)

ЗАНИМАТЕЛЬНЫЕ БЕСЕДЫ
О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 КУЛЬТУРЕ

刘光准 黄苏华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前言



长期以来,在俄语教学中,教师往往注重词的用法和语法分析,用各种“规则”去解释丰富多彩的语言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学中引入了文化理解,开始重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教师从语言与文化两个视角解读授课内容,引导学生关注语言的文化内涵、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素养,以便更全面、更扎实、更立体地掌握俄语技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更好地发挥语用功能。不少高校俄语专业还开设了“俄语语言与文化”、“俄汉语言文化对比”等课程或讲座,从而使俄语教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就本质而言,学习一种语言就是学习一种文化,语言教学就是文化教学。通过对一门语言的学习和对其文化的探索,可以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和习俗。可以说,一门语言是通向一个民族文化的主要窗口。为此,我们于1999年出版了《俄汉语言文化习俗探讨》一书,对俄、汉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心理、文化取向、社会习俗、民族思维偏向等问题进行了对比与描述,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在近十年的教学实践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撰写了新著《走进白桦林——俄语语言与文化面面观(植物、动物、色彩篇)》,由“开卷篇”、“植物篇”、“动物篇”和“色彩篇”组成,着重论述俄语语言的文化背景与内涵,以及词语的象征意义。对反映以上专题俄语语言的文化现象,力求做到准确而精炼地进行分析,以阐述其语言的民族文化语义(或称之为文化伴随意义)和运用特点。

书中通过对相关词语的描述,阐述了它们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与俄罗斯文化、历史、宗教、民族习性、思维方式、礼仪习惯、价值观等的关系。喜爱俄语的朋友阅读本书,可以了解并体验语言使用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和不同文化的差异。书中引用了一些俄罗斯名人的论述和著名作家、诗人的作品片断,还有童话、神话故事片断,其目的是愿与读者共同品味其中的深层次含义并感受作品的魅力。为了便利读者,俄文引文都配有译文或内容大意,凡未注明译者的均为本书作者试译。此外,俄文引文全部带重音,以方便读者记忆和朗读;本书还配有插图数十幅,能帮助读者直观地理解所述的事物与内容,在视觉上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本书是专门阐述俄语语言与文化的新型教学参考书,可供学过俄语和正在学习俄语的大中学生、俄语工作者和喜欢俄语的读者使用。我们相信,它将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跨文化品位、跨文化气质和跨文化涵养,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书中难免会有疏漏、偏颇和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付梓之际,感谢策划人周小成和责任编辑米淑惠的辛勤劳动,感谢外研社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刘光准 黄苏华

2010年12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塔楼

目录



1 开卷篇

- 2 一个十分有趣的语言现象

9 植物篇

- 12 俄罗斯的白桦树
- 21 橡树是森林之王
- 25 一年开花三次的花楸树
- 29 勾起乡情的菩提树
- 32 不祥的山杨树和挺拔的白杨树
- 36 柏树是死亡之树
- 38 纯洁美丽的樱桃树
- 43 沁人心脾的丁香
- 46 稠李是爱情的信物
- 48 象征爱情的茛苕
- 50 美丽、悲伤的柳树



53 浪漫的枫树

55 矢车菊

59 蝴蝶花

63 铃兰

65 百合

67 勿忘我花

69 野菊花

73 动物篇

77 爸爸早上是鸽子, 晚上变成猪

79 笨拙憨痴的熊

83 马是胜利者的坐骑

89 母牛是财富的象征

93 软弱愚笨的羊

96 狗是朋友, 还是畜牲?

100 当黑猫从你面前窜过

103 狡猾的狐狸

106 邪恶、阴险的蛇

110 勇敢的鹰

115 送子鹤



- 118 智慧的猫头鹰
121 好传闲话的喜鹊
123 “不顾家”的杜鹃

127 色彩篇

- 130 从俄国国旗三色旗说起
132 黑黄相间的乔治绸带
134 “红色”的变迁
142 色彩分明的白与黑
153 青春与生命的绿色
157 高贵忠贞的蓝色
161 多层内涵的黄色
165 平庸乏味的灰色

169 参考文献

171 附录——汉俄人名对照





一个十分有趣的语言现象

俄语名词有性的区别，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语言现象。

《俄语》(Русский язык) 是著名的语言学大师维诺格拉多夫的一部经典专著。在论述俄语名词有性的区别的时候，大师引用了果戈理的一段精彩叙述：

Н. В. Гоголь в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836 г.» писал: «Москва женского рода, Петербург мужского. В Москве все невесты, в Петербурге все женихи...»; «...Москва – старая домохозяйка, печёт блины, глядит издали и слушает рассказ, не подымаясь с кресел, о том, что делается на свете; Петербург – разбитной мальчик, никогда не сидит дома, всегда одет и охорашиваясь перед Европой, раскланивается с заморским людом».

果戈理在《1836年彼得堡记事》中写道：

“莫斯科是阴性的，彼得堡是阳性的。未婚妻都在莫斯科，而未婚夫都在彼得堡……”；“……莫斯科是个很少出门的老姑娘，她烙煎饼，坐在椅子上，远远地瞧着，听人讲外面发生的事情；而彼得堡则是活跃的小伙子，他从不呆在家里，总是衣冠楚楚，按照欧洲的样式打扮自己，向海外人士鞠躬行礼。”

莫斯科被比作老姑娘，因为莫斯科是阴性名词，而彼得堡是阳性名词，就被比作小伙子。这确实很有意思。

捷尔·米娜索娃在《语言与跨文化交际》(Язык и меж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一书中谈到俄语名词的性范畴时指出：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есть отсутствующая в английском



языке категория рода, наделяющая все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е, а значит все предметы окружающего мира, свойствами мужскими, женскими или нейтральными, «средним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более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к природе, к миру, об олицетворении этого мира.

俄语的性范畴在英语中没有，性范畴赋予所有名词，即周围世界中的万物具有男人的、女人的或中性的特点，这一现象反映出俄罗斯人对自然和世界的情感，并把这个世界拟人化了。

由此可见，通过名词的性范畴这一语法手段，俄罗斯民族把世上万物拟人化了。拟人是指把事物人格化，就是把生物或非生物当作人来描写，使它们有人的思想感情和声情笑貌，甚至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写得栩栩如生，或可爱或可憎。这一点可以在俄罗斯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民歌和诗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根据名词的性别，把它们当作女人或男人来刻画和描写。

首先，让我们来欣赏一首至今仍脍炙人口的、古老的俄罗斯民歌《纤弱的花楸树》(Тонкая рябина):

Что ты стоишь, качаясь,
Тонкая рябина,
Головой склоняясь
До самого тына.
А через дорогу,
За рекой широкой,
Так же одиноко
Дуб стоит высокий.
«Как бы 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К дубу перебраться.
Я б тогда не стала
Гнуться и качаться.

一颗纤弱的花楸树，
风吹左右摇晃，
看她低垂着枝条，
垂在篱笆墙上。
就在道路那端，
大河对岸的地方，
有棵高大的橡树，
也是孤独地生长。
“花楸树多盼望
移到橡树身旁，
从此有个依靠，
再不东摇西晃。

Тонкими ветвями
Я б к нему прижалась

И с его листьями

День и ночь шепталась».

Но нельзя рябине

К дубу перебраться...

Знать, судьба такая –

Век одной качаться.

把我细嫩的树枝

依偎在他身旁，

和他浓密的树叶

日夜絮说衷肠。”

可是纤弱的花楸树

不能挪动地方，

命运注定这样：

永远孤独地摇晃。(薛范译)

由于大河的相隔，橡树和花楸树无法相爱，橡树（дуб，是阳性名词）代表热恋花楸的英俊少年，花楸树（рябина，是阴性名词）代表思念橡树的美丽姑娘。歌词充满了诗情画意，表达了人们对无缘结合的恋人的深切同情以及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盼。

许多俄罗斯作家和诗人运用俄语名词的性范畴，表达内心丰富细腻的情感，创作了不朽的传世佳作。叶赛宁的《绿色的秀发》（Зелёная причёска）便是这样一首百读不厌的名篇：

Зелёная причёска,
Девическая грудь,
О тонкая берёза,
Что загляделась в пруд?

绿色的秀发，
少女的酥胸，
啊，苗条的小白桦，
为何望着池塘发愣？

Что шепчет тебе ветер?
О чём звенит песок?
Иль хочешь в косы-ветви
Ты лунный гребешок?

清风对你悄语什么？
沙粒又在歌唱？
也许你想用月光梳子
把你枝叶的发辫梳理？

Открой, открой мне тайну
Твоих древесных дум.

向我吐露吐露
你沉思的秘密，

Я полюбил – печальный
Твой предосенний шум.

你秋前忧郁的喧响
我爱得深挚。

И мне в ответ берёзка:
“О любопытный друг,
Сегодня ночью звёздной
Здесь слёзы лил пастух.

小白桦回答我说：
“啊，好奇的朋友，
今夜星斗满天，
这儿有个牧童洒下泪珠。

Лунá стелила тѐни,
Сияли зеленя́,
За го́лые колен́и
Он обнимáл меня́,

月光把绿阴铺开，
幼苗闪耀着光彩。
把我裸露的膝盖
他紧搂在怀。

И так, вдохну́вши глубоко́,
Сказа́л под звон ветвѐй:
«Проща́й, моя́ голу́бка,
До но́вых журавлѐй».

枝叶声簌簌，
他深深地哀叹：
‘再见，我亲爱的，
到新鹤飞来我们再见！’”(黎华译)

在这首诗中，白桦树有美丽的外表：тoнкáя, дeв́ичeскáя гpyдь, зeлѐнáя пpичѐскá, кoсь-вѐтви；有思想和情感：хoтѐть, тáйнá дpeвѐсных дyм, пeчáльный шyм；有行为和言语：зaглáдѣтьcя в пpyд, oткpыть тáйнy, oтвѣт。叶赛宁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全方位地塑造了一个美丽、温柔、多情、可爱的少女形象，所以牧童对 берѐза 所作的那一番爱情表白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不能不使人浮想联翩。

莱蒙托夫的诗《悬岩》(Утѣс) 堪称为经典之作，诗云：

Ночевáла тучкá золотáя
На гpyдѝ утѣса-великáна;
Утром в пyть о́на умчáлась рáно,

一小朵金色的云彩，
彻夜偎依在悬崖巨人的怀中；
清晨，她飘然而去，

По лазури вёсело играя;

在蓝天中欢快地起舞；

Но остался влажный след в морщине

而古老悬崖的皱褶上，

Старого утёса. Одиноко

还留着一片湿润。

Он стоит, задумался глубоко,

他兀立着，独自出神，

И тихонько плачет он в пустыне.

在荒原上默默饮泣吞声。

诗中的 тучка 是阴性名词，是 туча（乌云）的指小表爱，туча 本来是指乌云，但“золотая тучка”这个独特的词组搭配表露了诗人的特殊情感，“ночевала на груди, умчалась в путь рано, вёсело играя”这寥寥数语使一个温柔、可爱、充满青春活力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утёс（阳性名词）则代表男性，诗人通过“старый, великан, морщина, одиноко, тихонько, плачет”等词语，勾画了一个身强力壮，然而不太年轻的、孤独的男子形象，诗人对命运的哀叹渗透在诗的字里行间，使读者也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叹息。

如果俄语名词没有性的范畴，那么这些诗的表现力将大为逊色。这样的诗篇在俄罗斯文学中绝非凤毛麟角，甚至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在此不一一举例了。

在俄罗斯的民间创作中，母亲（матушка, мать）可以用于形容“亲近的、宝贵的，具有某种精神价值的东西”，父亲（бадюшка, отец）可以用于形容“宝贵的、必需的、重要的东西”。матушка, мать 与阴性名词连用：Волга-матушка, земля-матушка, Москва-матушка, Рязань-матушка, рожь-матушка 等，而 бадюшка 和阳性名词连用：Дон-бадюшка, Амур-бадюшка, хлеб-бадюшка 等。在俄罗斯的农村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

Хлбец ржаной – отец наш родной, гречневая каша – матушка наша.

黑麦面包和荞麦粥是我们最宝贵的食粮。

日常生活中，俄罗斯人的一些言行和习俗也渗透着俄语名词性范畴的影响。你到俄罗斯人的家里做客，有时会遇上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把刀子（нож）掉在地上，主人就会说：“今天将有男客（гость）登门”，如果勺子（ложка）

或叉子(вилка)掉在地上,主人就会说:“今天将有女客(гостья)来访”。当他们看见你眼中流露出疑惑不解的目光时,准会笑咪咪地告诉你,因为刀子是阳性名词,而勺子和叉子是阴性名词。

运用俄语名词性的特征,俄罗斯人还创造了不少动人的民间故事。众所周知,在西伯利亚有著名的贝加尔湖(Байка́л)、叶尼塞河(Енисе́й)和安加拉河(Анга́ра)。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它水面浩瀚,在我国古代素有“北海”之称,叶尼塞河是俄罗斯水量最大的河流,安加拉河源自贝加尔湖,先向北流,后折向西,注入叶尼塞河。Байка́л 和 Енисе́й 是阳性名词,Анга́ра 是阴性名词,由此而引出西伯利亚人至今还常常提起的一个美丽传说:

贝加尔有 336 个妻子,只有色楞格(Селенга́)给他添了一个女儿安加拉。安加拉不仅美丽非凡,而且非常勇敢,她能上天摘下星星,串成项链挂在自己的脖子上,蓝宝石般的星光一闪一闪,煞是好看。有一天,晚风给安加拉捎来了叶尼塞的问候。安加拉上天摘星时,曾在萨彦岭(Сая́ны)见过叶尼塞,他气势雄伟,势不可挡,从南方的暖土流入了北方的冰洋。勇士赢得了美女的芳心。安加拉思念叶尼塞,每天当朝霞升起时,她吻一只海鸥,然后把它放飞到心中思念的叶尼塞身边。风儿又一次捎来了叶尼塞的问候,他向美人求婚:“你过来,嫁给我吧!”(Прибега́й ко мне в жёны!)

一个漆黑的夜里,安加拉悄悄地出了家门。贝加尔一早醒来,发现女儿不见了,便暴跳如雷,大声嚎叫,怒气冲冲地从岸上抓起一块礁石,向安加拉逃跑的方向扔去,但为时已晚……她已经走远了。至今这块石头仍矗立在安加拉河从贝加尔湖流出的地方,它叫萨满石(Шаман-ка́мень)。(见上图)经过几天的奔波,美人终于投入心上人叶尼塞的怀抱,与他一起流进冰冷的大海。

这一充满诗意的民间创作不仅说明了俄罗斯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反映了他们赞美和



颂扬忠贞不渝的爱情。

俄罗斯人在翻译外国作品时,也非常注意名词性的运用,如,英国小说《牛虻》的结尾有一段小诗:

Then am I / A happy fly / It I live / Or if I die.

无论我活着,或者是死亡,我永远都是,快乐的牛虻。(古德满译)

按字面翻译, fly 应该译成“мұха”(苍蝇),而 мұха 在俄语中是阴性名词,所以俄文版本的译文是这样的: Я счастливый мотылёк, / Буду жить я или умру...

МОТЫЛЁК 是阳性名词,意为“小蝴蝶”。译文的这种变动,既符合俄语名词性的运用特点,又符合小说主人公的情感与特征。

俄罗斯人利用名词性的范畴抒发丰富的情感,并使语言更加优美、更加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俄语不愧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之一。



植物篇

影片《莫斯科不相信眼泪》(Москва слезам не верит)中的插曲《亚历山德拉》(Александра)中唱道: Москвѹ рябины красили,/Дѹбы стояли князями.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是花楸树把莫斯科打扮得花枝招展?为什么橡树如同王公贵族那样昂首挺胸?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千姿百态的植物世界吧。

从远古时代起,植物就与人类的生存、进化与发展密不可分。树木为人类的居住提供各种用料,还给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奉献食物,风采各异、五彩缤纷的花卉乃至绿草保护并美化着人类生活的环境,给人一种视觉和精神上的享受,故而绝大部分的植物具有美好的象征含义。

古时候的人们对植物,尤其是树木十分崇拜,认为它们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许多古代文明中,树被看作世界之轴,宇宙就是以它为中心组成的一个有序的整体。树木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在一年四季显现不同的形态,分别代表了生命的萌发、生长、死亡和复活。树木体现着宇宙的和谐,高高的树冠直入云霄,树根扎在土壤中汲取水分,树干沐浴于阳光和空气之中,把天和地连接在了一起。

在斯拉夫文化中,橡树(дуб)就是这样的圣树。据斯拉夫的传说,橡树在创世纪(сотворение міра,指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就有了,那时没有天,没有地,到处是一片汪洋。在蓝色的大海中间有两株橡树,橡树上栖息着两只鸟。后来,鸟飞到海底,弄来了沙土和石头。随后就有了天和地。根据另一种传说,橡树集水、火、土于一身,力量来自上天,橡树高耸入云,根却扎在地府的深处。

古斯拉夫人认为树木与人一样是有生命的肌体,认为它们有灵性,有感情,甚至有语言,能思维。相传在伊凡(Иван Купала,即洗礼约翰)纪念日的夜里,树木挪动位置,树叶簌簌作响,絮絮交谈……只要揪下一朵红蕨花,就能听懂所有的树和所有的草的语言。

古时的俄罗斯人把树木视为顶天立地的勇士、人类的保护神、善良的化身。在俄罗斯的雅库特地区至今还可以听到一个传说。古时候,一位年轻的猎人大森林里去狩猎,结果一去不归。人们四处寻找,终于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了昏迷不醒的猎人。巫师们聚在一起,讨论了三天三夜,决定用一块杨木(тополь)雕刻猎手的全身塑像,然后放到树上。人们刚把木雕在树上固定好,